

申小平◎著

梦醒黄河

原下陳忠實

黄河历来为人们讴歌
称颂，是因为她有母亲那样
的博大精深！她狂时会带
给骚人墨客广阔的天地新的
篇章，她笑时会召唤音乐家
谱写壮丽不朽的旋律。

先行者文丛

黄河出版社

梦醒黄河

申小平 著

黄河出版社

封面题字:陈忠实 责任编辑:卢建明
封面设计:赵晓艳 监 制:葛春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醒黄河 / 申小平著. — 济南:黄河出版社, 2009.8
(先行者文丛 / 桑恒昌, 赵庆军主编)
ISBN 978-7-5460-0081-7

I. 梦… II. 申…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8456 号

丛书名: 先行者文丛

书 名: 梦醒黄河

作 者: 申小平 著

出 版: 黄河出版社

发 行: 黄河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英雄山路 21 号 250002)

印 刷: 山东和平商务有限公司

规 格: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本

6.25 印张 151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60-0081-7

定 价: 323.00 元(共 19 册)

在粗糙的生活中发现美(代序)

冯积岐

序

在陕北的作家群中,申小平是独具个性的一个。申小平长于短篇小说创作。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短篇小说是最见作家功力的。短篇小说来不得半点纰漏,需要精心经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沈从文、张爱玲都是短篇小说的大师。在世界文坛上,不说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卡夫卡、博尔赫斯这些一生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大师了,就连以长篇见长的福克纳、海明威、斯坦贝克、马尔克斯、哈代等等大师也给后人留下了精美的短篇小说。短篇小说最容易操作,最容易成功,也最容易失败。申小平从短篇入手,步入文坛。是最明智的选择,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考验。

从申小平的小说集《梦醒黄河》中可以读得出,在短篇小说的领域内,申小平已经取得了喜人的成就,她是有想法,有追求,有特点的。申小平的短篇小说,其特点概括起来有这么几点:

首先,申小平的短篇小说是老百姓的写作,她不是把自己凌驾于老百姓之上的,为老百姓写作或给老百姓。她从小生活在陕北的黄河滩上,在农村度过了刻骨铭心的童年和少年;她把青年时期最美好的时光播种在贫瘠的黄土地上,她既是一个作家,又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对于农民生活,她有深切的体验。无论是《田寡妇再嫁》、《盼头》、《回望家门》,每一篇,申小平都不作假,不粉饰,不卖弄,作品的情感特别真诚。她和老百姓一起悲愤、痛苦、忧愁、叹息、欢愉和幸福。她把自己完全融入了老百姓之中,融入在作品之中了。

其次,申小平的短篇小说猎涉面广。在《梦醒黄河》的11个短篇



小说中,她关注的是老百姓的生活,是“小人物”。这些人物包括:土头土脑的农村老汉,有权有势的乡村干部,多情多难的农村妇女,坠入爱河的小青年小女子,聪明固执的乡村教师,红颜薄命的三陪女,还有那些赌徒,二流子等等,对于农村的各色人等,申小平都纳入了她的笔下,进入了她的视野,成为她笔下艺术形象的一部分。对于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对于操各种职业的人,申小平熟悉他们从事的行当,熟悉他们的行为,熟悉他们的文化心理,一句话,申小平熟悉这个时代,熟悉这个社会,因此,申小平写起来得心应手。她笔下的人没有雷同感,没有枯燥感,这些人物都是活的,都似曾相识,有血有肉。

其三,申小平的短篇小说有明朗的审美情趣和审美价值,其短篇《善人星》简直就是一篇寓言。通篇充满着理想主义,作家对美的向往,对善的褒扬,对恶和丑的鞭挞渗透在字里行间。两妯娌为了一点点救灾款而分别和村支书上床,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愤慨而龌龊的事情,但是申小平并没有过多的指责,甚至丑化。这两个既漂亮又可悲的农村女人,她理解她们,知道她们的日子过得有多艰难。申小平更知道权力的可怕。她其实在这里不动声色地揭露了权力对人的压迫和剥夺。尤其是在基层,指甲盖大的权力就可以使老百姓失去自己的人格,自尊和尊严,对于拥有权力的村支书来说,只有权力才是真实的,农村女人的贞操算不了什么。当然,申小平也为年轻女人的不自重不自爱而怒其不争。在《心浮》一篇中赵月玲两次婚姻,又被情人所抛弃,她算是不幸了。但面对情人和前夫,他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守住了自己的贞操,也许这是作者本人理想主义人格的写照,是作家对美好人生境界的渴望。她很好地把自已的情感、理想融入了人物,要做到这一点,已很不容易了。

其四、作家能够在粗糙的生活中发现美。无疑,作家笔下的生活大都是粗糙的,比如田寡妇和武六儿上床,这件事本身是粗卑的。但作家从粗卑的生活中不仅看到的是武六儿的无赖无耻,她发现的是田寡妇身上很美的东西,田寡妇的吃苦耐劳和能干,田寡妇为了这个家而忍辱负重辛劳半生,田寡妇慷慨大度,乐于施人,都



是值得称道的地方。在《盼头》中张婶多余虽然一生也没有盼头,是一个“多余”的人,她为人妻为人母为人祖母,吃尽了苦头,但她在扮演悲剧角色的同时,身上有诸多闪光之点,有许多美的地方。《回望家门》不只是写一个姑娘的受苦,作品有很强的励志愿望。三陪女的生活更是粗俗,作者没有用大量的笔墨去渲染这种粗俗,而是从中发现了感人的故事,对三陪女的爱情的描写寄托了作者对这一阶层的女人的同情。而《冤魂曲》中的借种、处女问题,大学生的被奸被卖是社会生活的更粗糙面,申小平从这些粗糙面中发现的却是人性的美,张扬的也是人性之美和人情之美,这是她的作品的可贵价值所在。《梦醒黄河》从篇幅上看已是较长的一部或小长篇了。申小平从“我”和“她”两条线上展开故事。用散文化的笔法既写出了“我”的人生历程,也写出了“她”的情感经历。而且综合得较好,值得称道。

当然,申小平的短篇也有诸多的不如人意之处,我就不一一道来了,相信她在今后的创作中一定能不断改进,努力进取,获得大的作为。

写于 2009 年夏

(冯积岐,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现居西安。)

目 录

1 / 在粗糙的生活中发现美(代序)

冯积岐

目
录

1 / 田寡妇再婚记

16 / 善人星

21 / 盼头

32 / 两妯娌与书记

38 / 救命树苗

41 / 回望家门

44 / 心浮

69 / 囚徒日记

83 / 三陪女巧遇痴情郎

89 / 冤魂曲

118 / 梦醒黄河

190 / 后记

田寡妇再婚记

1

老田死了。他是刚出门三天就撞铁轨给火车顶了架,情形自然是老田吃亏。这消息一传回来,田庄里的人无不发出声声哀叹。老田的命苦哪,刚刚嫁出去的女儿因为跌了花案事被亲家叫了去,训小娃娃一般无地自容,好在女儿女婿刚刚有了点和好的眉目,可他却又随着火车去闯荡南北了。最头疼的是那个又丑又懵的二杆子小子,他老子死了,光棍是打定了。唉唉,老婆成了寡妇了,寡妇门上是非多!她那样窝囊长相又是猪脸猫腿子,连个相好也找不上!五十几的人了找老伴也没人要,再年轻几岁该找个离休干部。就她那说话口水唾沫溅人一脸,等死了再找吧。

村前村后的人窃窃私语有之,高谈阔论有之,替田家出主意的有之。农村人就是这样,但凡谁家有个风吹草动,叽喳叽喳没白昼黑夜总要掀起一股浪潮,直到事态平息,他们仍然会像一本新书问世,受那些专爱从鸡蛋里拣骨头的评论家评说一样,是非黑白或褒或贬,或喝彩或谩骂,闲人们居多,指手画脚别人一番,也是对自己无所事事的一点安慰。

一切都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田寡妇平日里与世无争,田老汉性情耿直和善,在村子里可以说是任人骑的马。对于人们的七嘴八舌老两口已是司空见惯,他们的脑子里只想着在地里挖苦菜喂老牛,等下了牛犊卖了攒钱好给儿子买媳妇。儿子十六岁了,却整天相跟一群二十几的光棍后生,不是夜里趴在人家窗台听门,就是买了啤酒与那帮人合伙吃喝。做娘的管不了,做老子的不闻不问。眼



下老伴死了，电话里说让去几个主事人领尸。她想自己是女人，没见过世面，没必要去，即使是去了，见了老汉那惨死的场景不早晕过去了！儿子不懂事，就只能靠女婿了。女婿虽说因为女儿跟别人私通有了情绪，但不到离婚的地步他终归还是女婿。真的，女婿一听说后就风尘仆仆拉着一路哭个不停的女儿赶来了。再去谁呢，老汉辈辈人少势孤，只有一个叔伯了几代的远堂弟在村里还算有些威望，田寡妇就去了哭一溜笑一溜说情话以示得到堂弟的同情。堂弟说话了：

“人是火车撞死的，咱们领尸可不能光领个尸体回来，得找个人麻缠麻缠他们，给咱个十来八万。”

哦，田寡妇失神地抬起头，张了张嘴巴：“咱哪里还能有什么人，弄不好还要吃官司。”

堂弟笑了：“官司有什么好怕的，不论是谁的错，反正是咱们死了人，好出罢了，不好出咱们可以请律师。”

田寡妇明白了堂弟迟迟不开口的原因，堂弟的意思是要她点头把这么重要的事托付给他。司马昭之心，即使是傻婆姨女子也自理会你那点心事。田寡妇的眼泪扑簌簌掉了下来。她连日来哭哭啼啼是觉着老伴活了回人，也着实太可怜。七岁上死了娘，十岁上死了爹，十三岁过继给二叔，二叔在十五岁给他娶了妻，谁知妻子娇容月貌，年龄又比他长出几岁，两个人在一起就好似铜勺子遇上了铁笨篱，谁也不容谁。后来那女人几次在夜里故意用脚狠命地踢他的命根儿，这桩婚姻在村人看来也不能再维持，就叫了几个人协议离婚。十九岁那年二叔死了，一份产业使他成了富户，美妻离他后，丑女子心肠好是他挑选对象的唯一准则，经人撮合，这个其貌不扬说话极不利落还滴口水的女人就成了他的妻子。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没有打情骂俏的美满和谐，却也从来不曾发生过驴踢狗咬不愉快的口角，一直在家死守了田庄五十几年的老汉突然夜里梦见了火车载他周游世界，又看村里同龄老汉出门回来腰直气粗转了大把大把票子，他给老婆商量说他也要出去，赚了钱好给那个不省事的宝贝儿子买个女人。谁知这一去竟然成了诀别。她从来没想到跟



什么人要钱,只想着赶快把老汉寻回来,从未出过门,在那么远的地方孤零零的,头颅也被火车碾得粉碎,一只胳膊现在还挂在火车上,真是的,可怜死了。

可是,有人既然提醒了她可以向对方要钱,她不要是白不要,还有儿子呀,儿子的婚事靠她这个女人能将他领落好?她思谋着远亲近邻,再让谁去呢?她问女婿要钱的理儿行通不?女婿说:满能行。女儿在迷迷糊糊的哀愁中嚎了句:“让我表兄去,表兄不是在县公安局干事吗?!”

啊!田寡妇的心境明朗起来,娘家侄儿可是她没少心疼的宝蛋子,当闺女时她一口一口喂侄儿吃,吃完了再提他上厕所擦屁股,晚上用自己温热的身子烘他那冰凉的小手和小脚;尿炕了,她将他调过来,自己将湿臭的尿褥烘干。连嫂子都说:你姑实质做了娘该做的事。她因激动而颤动着双手,将箱子底下侄儿的来信打开,那上面留有侄儿的联系地址和电话号码。

她马上在电话里和侄儿通了话,侄儿听到姑姑痛不欲生的呜咽,安慰几句,表示他一定想办法去。

好结果,人死财散不包括田寡妇一家。对方态度很好,主动提出每遇诸事都是付给六万块钱以供埋葬、抚恤。可堂弟和侄儿还不行,侄儿依照法律程序条条框框讲了一大串,堂弟就他嫂以后的生活问题及儿子还未成人等等说了老半天,煤矿的矿长一挥手,得了,煤车煤车就是倒霉的车,十一万!一语敲定,人家不管护送死者回家。

老汉回来了,在大汽车的柏木棺材里躺着,女儿跑下坡喊着“爸爸!”,嚎得天地流泪花树低垂;儿子抱住棺材叫着他也要爬进去;田寡妇踉踉跄跄跑到硷畔上的小石床前,为老伴的亡灵点上纸钱;女婿拉起女儿,堂弟抱住儿子,侄儿搀扶着姑姑,啧啧声声:“你说我俩长相依,为何又把我抛弃……”她说要给老汉办大事,排场排场,却遭到了女婿与堂弟的极力反对,他们的理由很充分:死了的人不能再复活,再排场他也享受不上,要紧的是儿子将来要成家,你也身子骨一年不如一年,活人要紧。她听着这暖人的话语不



禁又一次放开嗓门号啕起来。

丧事完毕,十一万块钱还剩九万,堂弟说买棺材带上包车、路费就是九千多,他为了让工地上的异乡工人帮腔说话给每人散了一条烟;侄儿一直没有沾钱的边,另外的几千都是女婿花了。女婿说他一个人守灵柩,害怕,就多叫了几个人。路上买花圈被扒手劫了装在外衣口袋的钱是多少他也不记了。他撩起衣衫,让人们看他那被撕了长长口子的衣袋。田寡妇谁也没埋怨谁,只是感动地连连说:

“花就花了,该花的要花,不要你们提醒,我还准备贷款埋人呢。”

她收好九万块钱,当即抽出五千给了堂弟:这是你应得的,我儿子还小,日后少不了照应。堂弟表面上推托,但还是接住了。

田寡妇又抽出五千元给女婿,让他也拿上五千块,一个女婿半个儿嘛。只是告诫女婿以后家丑不可外扬,好好过日子,等有了孩子当妈的自会替他们带着,女婿推让再三不要,女儿却一把抢先接住了:

“妈,这五千元我们暂时买羊贷款,就用它抵上,等你老了,我们再还你。”

剩下的八万,她看了一眼侄儿,女儿一把拉过娘:

“妈,你不能给他也五千,我叔是田家长辈,我是你的女儿。”

田寡妇犹豫一下,掏出五千:“侄儿,我打小就把你当成儿子看,你是我娘家唯一的亲人,日后要多多招呼我们娘俩,我现在就担心怕你表弟打了光棍。”

“不用了,姑姑。”侄儿微笑着,“我现有工资,老婆孩子什么都不缺,留着给表弟娶媳妇吧。”

“拿着吧,这不就太亏了你了?”田寡妇再三要求。

“不,姑,我再什么也帮不上,往后表弟结婚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开口,我一定尽力而为。”

“还是娘家人亲呀。”田寡妇当众说她要把八万块钱交给侄儿保管,放在家中怕丢,存在银行她又不认得字,给侄儿让侄儿自行



处理。

这个决定当即得到女婿的反对，他说眼下私人放款月利息三分，照这样算起一年下来八万块钱少说也能净赚利息两万多，岂能就这样让活钱变成了死钱？侄儿抢先说话了，他说他不愿意把这么一笔款子拿到家里，风险担得太大；不过既然姑姑现在出事，他是唯一娘家的亲人，看这些所谓的亲人们个个都是见了报酬一声不肯吭的闷声闷气，所以他提议他要替姑姑将这笔钱存起来，至于利息的高低无所谓，反正他不主张放款于私人，那样说不住连本带利一轱辘滚没了。“送银行，好让姑姑养老。”

堂弟是个精明人，这五千块钱加上路上揩油他是拿得可以了，换了他是侄儿，他就是明人不做暗事一砍两半，因为能得来后面的五万，没有侄儿的插手是不可能的。他戴着大盖帽身着警服，关于法律人权人家说得一套一套，才使煤矿矿长为不致扩展事态妥协的。他感到这个建议完全合理，而且利息谁也不能追究，人家娘家侄儿还会坑害姑姑不成，他指着田寡妇的儿子说：

“你往后可要记住人家的恩情！否则你没了爹就更没人气，是你表哥给你撑门户。”

傻儿子竟然咯咯笑出了声：“好呆，我在城里面有个停歇处，身边又有这么威武个亲戚。”

女儿女婿也唯唯诺诺不再做声。事情就这么定了。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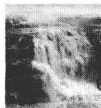
田寡妇从死了老汉的悲凄情绪中缓了过来，她心中为自己定了一幅生活的标图，那就是必须让儿子早些成个家。她思谋着，儿子马上十七岁，见死了父亲有钱，他也就一副家中大男子的神态，指使母亲这个能做那个无须；一有空就风似地扑进了村子中央的露天歌舞厅，也不管是拦羊嗓子回牛音，反正出上十元钱唱上几句，小伙子们起哄，俊女子们喝彩，为的是让他掏钱买几桶娃哈哈、

冰冻果汁。他为人买了喝的,自然就有人教他跳舞,也有人愿意陪他共度。田寡妇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她与已嫁出去的闺女商议,该给他订个亲。闺女却说太小,别把这事操心过急。不久闺女给她抱来了刚满月的孩子,说计划生育太紧,头胎女儿上了户就没有生第二个的可能,让老妈代她养育。

田寡妇当然乐意为女儿效劳。只是她经常因为这个孩子田间生活忙不过来,儿子又总是抓不到他的影儿。每每遇这些难缠的事,她就由不了自己去想已死去的老伴。她有时看见老伴用过的镢头、锄把触景生情,不住地抚摸这些还残存着老伴印记的农活工具涕泪横流,有时索性爬上山伏在老伴的坟头哭喊一顿,直到日暮苍穹,抱着惊得也哭哑了的孩子迈着蹒跚的步履回家。这些景况,常常能得到一个人的注意,他便是居住在田寡妇家对门的一个老光棍武六。武门家弟兄六个,他属最小,老娘八十几岁,头昏眼花他不孝敬,偏偏整天就爱伺候婆姨女子,正统女人见了他就像瘟疫般远离,只有那些家中缺劳力或是家庭过分拮据爱沾小便宜的女人主动找他搭讪。他只要跟某女人搞上了,就早晚一天不离身,挑水送粪砍柴只要需要,他在所不辞,乐得有个家一样的感觉;偶尔让其家人或丈夫一拳打落了门牙或一脚踢中了小腹,他嗷嗷之后又恢复原形。

时间长了,他伺候人的身子骨也懒了,他觉出那些婆娘个个都是没良心的贱货。在用他武六的时候,“六哥”“武哥”蛮勤叫唤,有时还故意袒露胸怀:“看呀六哥,这奶奶圆润滑滑的好哩,你爱不?”而后发出一串引诱人的淫笑后娇滴滴呻吟,激发他如饥似渴地接受她们。一旦她们的丈夫回来,或是她们又有了比他武六强一些的相好,就像喝一条狗样给他甩脸子看,出尔反尔:“武六,你天天黄鼠狼给鸡拜年蹭在我家做甚?我不招引男人罢了,真要招引,会看上你武六?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

武六自讨没趣,似一头饿瘦了的牛,灰心丧气回到只有老娘咳嗽声不断的破家。实在烦闷的没法子,就脱了上衣在门前的水壕沿坐下,借着有人浇地正淌在壕里的水洗洗身子。一次,他正扑扑扑





地吹着因浇湿了头发滴下的水珠，忽然瞅见对门田寡妇正大开着门站在窑里向他这边眺望，他一时来了劲，将长裤子一把脱下，只穿着衩裤在水里好似遇上了傣族泼水节，一个人洗个痛快澡。一群刚放了学的调皮娃娃见状，一个个赶上来凑热闹，他们有的扔小石子向武六身上溅水，有的上了老榆树使劲摇武六一身榆虫，武六受不了，就嘶一声又撕下衩裤子，喊一声：“我日你们先人！”

娃娃们哄笑着一溜烟去了，留下串串骂声：“武六真他妈没脸”。武六见状，洗搓起衩裤来，油腻腻的东西在水上漂起来，武六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儿啊儿啊你顺水流，不要恨爸爸我不挽救，你妈她心硬似铁牛，不给命你只能在水中游……只希望你在外面少转悠，一辈子守住爸爸的腿肚肚。”

“噗哧！”田寡妇听武六没高没低油腔滑调的叫喊，一失控笑出声来了。她笑这个武六真是一颗悬材，他老半天原是见人家儿子戏弄他，就哭失禁在衩裤子的精液。也许是田寡妇死了老伴多日，一股潮潮的东西在体内蠕动，她的乳房以及下身，都有一种强烈的引发她想抱住一个男人的感觉。她的笑声惊动了武六掉过头，他迟疑地向田寡妇这边再望，只见田寡妇已走出门来，在烈日下冲他一个很平和很勾人魂的笑意。他这才记起，立即穿上了扔在一边的长裤子，将衩裤三下五除二紧拧几把，晾在了水壕沿下面的树杈上。一步一步走向田寡妇家院。

田寡妇见他上了自己的硷畔，立时进门，但并没有将开着的门闭合。外面树上的知了一声接一声亮起了嗓门，武二的口哨声已经在田家小院飘起。门不远处一只公鸡正捉到一只刚刚在树上落下的蟋蟀，群公鸡过来你争我夺，这只公鸡蹬起双翅奋力掩护着，嘴里同时发出咕咕的叫唤声；一只黄花母鸡正在柴垛上下蛋，听到叫声，咯咯地跑出来，这只擒蟋蟀的公鸡飞一样过去将这顿美餐，送到这两天属于他的夫人黄花母鸡的嘴里。

“嘿！”正走进来的武六吆喝着：“这公鸡都知道疼母鸡呢，公的抢都抢不到，母的飞着亲嘴嘴。”

田寡妇朝门外暧昧的一瞥后，赶紧上炕轻拍着因武六声音太



大而惊动了在睡梦中一颤的孩子。武六讨好地走过来问她：

“大晌午的你也不歇息一阵，后晌不去地里？”

“我们这寡妇的日月哪里比得上你，一个吃饱全家不饿。”

武六的眼皮向上翻了翻，好像是吃干馍卡了喉咙，缩了缩脖子：“你爱我日月，我巴不得换成你才好呢，想穿软的吃细的，都是一句话的事情，哪像我，连穿开裆裤的野娃们都敢日戏我，我真他妈想追到家里把他妈干了！”

“咯咯咯！”田寡妇笑得像刚生了蛋的老母鸡。“看把你日能的，你现在村里混的女人还少吗？尽是些年轻的漂亮的，仗着没有老婆来管，凭一身好力气挑着拣着……”

“嘿！”武六朝门外望了望，确认没人，才回过头来放低声音说：“我哪有你说得那样吃开，我倒是天天睡在炕上，隔着窗户纸望你呢，想你睡了，没睡，你天天夜里想老汉了嘛，不是？”

田寡妇听到关于老汉的话，低下了头。一是她确实自老汉去世，有许多难以解决的事无处倾诉；二来她的儿子成天不务正业，跟上一帮二杆子后生跑这跑那，她一人在家既忙地里又要照料外孙女，对眼前的下辈人干着急没办法。她想找个老伴！这是近几日豌豆心上下滚的心事。有要好的女人劝她招个男人上门，也有的说找个“相好”。她不要那样的“相好”，谁能跟谁好到哪里去，最后的结果还不是看见人家的老婆亲？况且寡妇门上是非多，那种坏了名又靠不住的关系她不拉，那是爱风流女人的专利。她不知为什么，对于武六这个被村人认为二流子的光棍能产生好感，也许是他那油腔滑调的没正形话能引发她开心一笑，或者是因为武六没老婆不必有什么后顾之忧，还是她真的离男人太久，想男人想疯了？总之，她认为武六并不是个坏人，虽然比不上有点文化的人说话有分寸，也没有好庄户人家的男人那样有魄力，但他最起码对任何人都没有私心杂念。有时他确是为了女人去干活，给人家孩子递糖果。可对于孤寡老人无助的孩子，他也能不眨眼即送去温暖。心肠不坏！是所有戏过他以后的人给他的评价。

心肠不坏就够了，她想。



两个人东一句西一句闲扯着，谁也不再提到关于男男女女的事。好一阵子，外孙女醒了，田寡妇抱起外孙女，逗哄着。武六也凑上来，外孙女看到武六那蓬乱的头发，瓷得发呆的大眼，“哇”的一声哭开了。武六直打自己的脑袋：“我该死，我这副洋相把娃给吓哭了，我走呀。”顺着话音，人也一步步退出田寡妇的家门。

3

从那天以后，武六变了，开始注重起自己的仪表。他在理发店清理了乱糟糟的头发，买了老少皆宜的一套休闲服，还有笔直的西装；脚底上不是白格生生的平底板鞋，就是半真半假的皮鞋。见了娃娃大人，再也不像原来那样大喊小叫，甚至不去用唱的腔调说话，偶尔有人戏他，他的脸上即浮上一层绯红的色素。这使得村里人感到新奇，有人猜测：八成是媳妇快进家门了。这话传到田寡妇的耳朵里，田寡妇心里不免有些慌慌然。

人这个东西就需要自信。一旦自身信心不倒，世人也就不会用俗眼低看你，倘说自己连自己都瞧不起，有谁还会把你高估呢？因为武六整个人的变化，村里果真有人给武六做起媒来。有的是娘家家境贫困，要个三万两万聘金，武六摇头出不起；有的离了婚，需补退婚费几千到一万，武六嫌二婚婆姨心常野。村人奇怪了，没想到我们的武六心居然很高的嘛。最后几乎再没有人愿意为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光棍汉做媒了。这下可忙坏了那些原来和武六有过交往的女人，她们粗媚话挑逗武六，希望他再能帮帮她们这样那样的事，当然也有晚上的事。武六一概拒绝。他只是每天都要站在硷畔上，看田寡妇起来将便盆送到茅厕里，再看田寡妇背着外孙女忙碌的身影。只要孩子哭得紧，田寡妇有时不是把水桶撂在半坡，就是猪食倒了一半，他就走下去一声不响把这些活干了。田寡妇不像其他女人，用一些好听的话激发他，而是一言不发地给他送几张油饼子或者几个煮鸡蛋，有时他不在，也帮他照料一下八十几岁的老母

亲。

事情在各自的心里默默发展，双方都在一张透明的薄纸里瞭望对方，只是谁也无法捅破这张一触便可以明了一切的纸。一日，田寡妇的女儿回娘家了，她是红肿着眼睛瘸着腿拐进娘家来的，她嚎哭着说了她在婆家的一桩委屈事。说婆婆见她和一男人在窑里呆得久了些，就给儿子说，她拉了野汉子，儿子三下五除二将她打了个浑身全是青。女儿说她要离婚，这婆家就是见娘家人单势孤才敢如此放肆！田寡妇见女儿哭哭啼啼，劝慰一番又不如何是好。她把女儿惯坏了，本来十七八岁的姑娘嫁人早着哪，可她不是跟着这个男人逛戏场，就是坐上那个的摩托车彻夜不归，所以现在的情形连她也不知婆婆所言是否真有事？不过她的确还产生了一点憎恶亲家的不满情绪：给你们的时候，你们应该知道，不的话那个年龄快做父亲的麻子脸男人谁能看行眼？她决定去跟亲家说几句，至少不要目中无人，下回岂不是把女儿给活活的打死！女儿说她死也不回去，她要离婚，她说她当闺女时就看见对门的武六好，可人人都说老光棍武六是个二流子，二流子怎么了，她跟武六相好过，武六这个人很义气，最重要的是男人的那个器官也比她现在的丈夫强多了，他总是那么没魂似的焉头焉脑。田寡妇不敢听了，她骂了一声女儿你没脸，人又太傻，可又怕女儿过分着急会出岔子，就教女儿再切莫在人前说一些没轻没重的话，直奔亲家去了。

且说武六在自家院里听到了从田寡妇家传来的哭闹声，一直不敢（没有勇气）走过来看看。这会儿好容易盼到恢复如初，他就拿了一个瓷碗借口借点食盐，进了门才看见坐在炕上摇哄孩子的不是田寡妇，而是她的女儿。田女看见了武六，揩了揩眼角拢了拢头发，本来是想掩饰一下她的狼狈情绪，没想到人却似见了亲人一般又哇地哭开了，搞得武六有些莫名其妙不知所措。她又放下孩子，一下地将武六抱了个结实说：“武六哥，我做闺女时的情义你还记着不？我离婚了，你就要我吧，我跟你过。”

武六吓得连连后退，奋力摆脱她扑过来的身子，炕上的娃娃见了以为是打架，惊得被谁扭了般尖声刺耳地哭了起来。田女只好上

